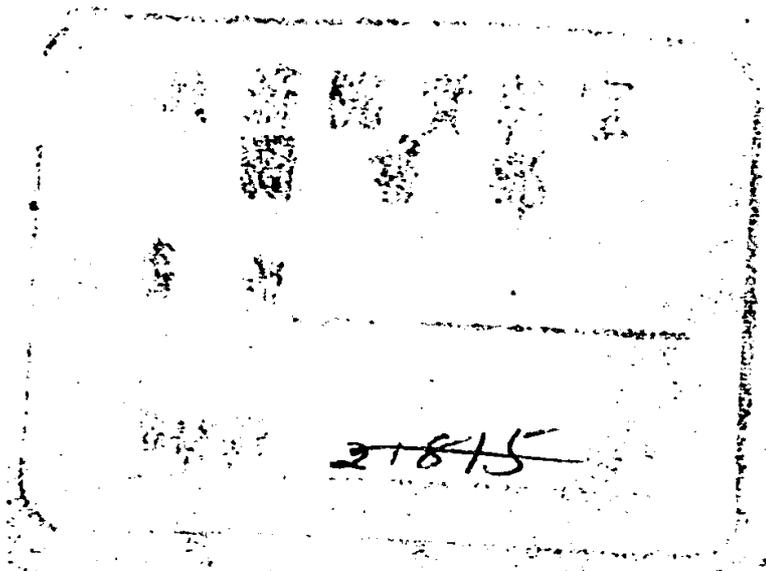


在傷兵醫院中

哈 華
版出店書華新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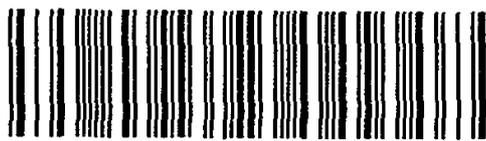




21815

在傷兵醫院中
哈華著

山東新華書店印行



3 0646 9115 1

13127

05548

594.98
431
2

李部長訪問記



最近幾個月的工作概述.....

技術上的創造.....

傷員的迅速轉運.....

負傷的戰友們

在重傷病室裏.....

驍勇善戰的老戰友.....

來自農村的新戰友.....

解放過來的戰友.....

第一線服務負傷的人民.....

負傷的戰俘.....

(一三)

(一七)

(一九)

(二一)

(二三)

(二四)

(一)

(六)

(九)



A170452

服務在傷兵醫院中的人民

婦女

(二六)

兒童

(二八)

民間藝人老苗

(三一)

忘我的醫務工作者

在手術室裏

(三五)

任勞任怨為傷兵服務

(四一)

極為繁重的護理工作

(四二)

冬季創模運動

(四八—五〇)

李部長訪問記

十一月末尾，彤雲密佈長空，凜冽的朔風虎虎的叫，撲迎人面，侵入肌骨。我一人孑孑行走，在江蘇漣水六塘河畔；前瞻後顧，寂無一人，田野靜靜的躺著，並開始凍結了。鬱密的叢林，宿葉解柯而下。一切均進入冬眠休息狀態。這時，我走進一個破落的村莊——野戰軍醫院。到這裏，景象即迥然不同了，無數的農民，正忙於搬運傷兵，醫院工作人員也在穿梭似的忙碌着，一切都沸騰着。

我在一個農家裏，見到李振湘同志——他的正式職務是華中野戰軍衛生部副部長。我說明來意，並代表前綫記者團向他致歉，因為有人曾警告我：「在蘇中前綫，醫務人員搶救傷員，傷亡有一百六十人，你們記者毫無反映。你去，謹防他們打你的屁股！」

我們相談約一個下午，他並給我一些書面的材料，綜合報導於下：

最近幾個月的工作概述

春天裏，企盼的和平終於到來了！解放區解除了八年來的痛苦的戰時生活，特別是農民獲得土地，無不洋溢着歡愉，來迎接這用鮮血、生命贏得的和平，向民主建設的道途躍進。戰時軍

醫院當然不能例外，立刻轉為解放區人民衛生事業服務，建立了和平醫院，各部隊衛生部門，均協同地方，大力開展羣衆衛生運動，組織了人民醫院，人民診療所，中西醫藥協會等。專於內科的衛生部長齊仲桓同志，在對衛生學校上課的時候，爲了人民的需要，更大談其內科診斷。他們說：「專於戰傷治療的醫務工作者，吃不開了！」可是，死不放手的好戰份子蔣介石，破壞了人民所希冀的和平生活，在廬山號令他巨大的蔣軍，首先對蘇皖邊區進攻，於是，千千萬萬人民的軍隊，爲了保衛和平，奮不顧身英勇堅決的還擊，展開了空前緊張日以繼夜的戰鬥生活，從交戰兵力來講，是遠東歷史上（包括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所鮮有的大規模運動戰，交鋒的兵力，當面蔣軍達十五個旅（師改稱），每次雙方兵力，常在四十個團左右。特別是蘇中南線戰役，爲時達五十六天之久，是第一個大的殲滅蔣軍六萬的運動戰開始，雖然我軍與蔣軍傷亡比率極低，但由於戰役規模之大，時間連續，交戰兵力的衆多，以及戰士英勇果敢的精神，光榮的負傷戰友，一批批的從前綫撤下來了，第一線輕傷留治的不在內，轉運後方的約二萬左右。華中醫務工作者，就迅速緊張的來迎接這歷史所課於他們崇高的任務。

新的情勢下，他們組織了八個大規模的軍醫院，使軍區的總收容量，從四千五百，增至一萬五千，比原計劃增加三倍。在師、旅、團、營，均設衛生機關。師尙有小型的野戰軍醫院，收容量可達五百到六百，並握有兩個野戰醫療隊，進行第一綫擴創、結紮血管等手術，負責轉運包紮。旅設有衛生部，團設有衛生隊，營設有醫務所，每連一衛生員，每班設衛生戰士一人；他們不脫離本職，由俱樂部選定，受短期急救訓練。在包紮和急救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三分之一傷員，是由他們包紮的。這是新四軍的一個擴大醫療爲戰士羣衆運動的創造，他們最高的理想，還想做到每個人能自己包紮或急救。並學習二次歐戰中同盟國軍隊每人帶有血型的牌子，以能迅速進行輸血救治瀕於死亡的傷者。

當一個人民戰士，爲了保衛和平流血的時候，連營衛生人員，擔任第一綫包紮，輕傷者打開身邊帶的急救包，自己包紮，重傷的由衛生員或衛生戰士包紮，再轉送第一綫醫包紮所。他們經常離火綫一二里路，不只能把傷員轉運後方，而在敵人炮火直接威脅下，進行搶救手術（據A師K團的報告：如南戰鬥中，共行手術三十二人，氣胸縫合九人，結紮血管三人，取彈片七人，牽引上夾板三人），然後轉運旅的野戰醫療隊，進行初期治療，如結紮血管，輸給生理鹽水，擴創等搶救手術，保證了傷員生命的安全；並給後方軍醫院正規治療作了良好之預備。每次戰役，平均每師二百傷員以上；擔任主攻的部隊有五百至七百之多。他們保證了戰場不丟傷員，和迅速搶救與包紮。傷員經旅初期治療，又轉送師，師留下輕傷，重傷再經軍區總轉運站，有計劃分送給各後方軍醫院。傷癒後分批出院，在院部有軍隊代表，迎接他們返部。殘廢的送殘廢醫院，傷好後送邊區政府管理的榮譽軍人學校。

國民黨的封鎖，技術人員的缺乏，醫藥的困難，物質供應的艱難，帶給我們醫療工作上很多困難。但由於近萬的醫務人員，對於保衛人民事業的熱情，淹沒了一切困難，而創造出驚人的偉績：在蘇中南線戰役，前線五個軍醫院，收容×××××人，經一個月治療的結果，出院歸隊的就有×××××人；百分之五十的傷員，又回到了自衛戰爭的崗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全部時間，出院歸隊的爲百分之四十，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方面出院歸隊比率最高的爲蘇聯，其比率爲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七十八；據李振湘同志估計，我們治療歸隊的比率，數月以來，已漸接近百分之七十，只差蘇聯百分之五。在死亡方面也只×××××人，只佔傷員全數百分之四左右。又漣水之戰，第三後方醫院四個醫療隊，收容×××××個傷員，半個月出院歸隊的就七百三十四人，當他們要求回到自衛戰爭崗位，集結隊的時候，是整整五個連隊。從自衛戰爭迄今，出院歸隊的傷員，已越萬餘人。我深刻觀察的結果，知道他們能清楚的認識到戰爭

對這些驍勇善戰的戰士的需要，以使他們能加速的突擊輕重傷員出院歸隊。現代化戰爭帶來的衆多傷員治療的特點，也可以看出物質、醫藥、技術條件的困難，對於我們是可以克服的，它只能比較嚴重的影響到瀕於死亡的特重傷員的挽救罷了。我看到特重傷員治療的情形，他們也無不想盡了一切辦法。這些可敬的醫務工作者，在一切爲着保衛人民自衛戰爭的勝利，他們在現代化戰爭治療領導的藝術，是百分之百打中了十環，而榮獲華中軍區的獎狀。

醫務人員在第一綫搶救傷員，是勇敢的，部隊衛生人員與戰鬥部隊人員比例是一比一百二十，蘇中南綫曾傷亡醫務人員一百六十人，在比率上來說，大大超過戰鬥人員。李振湘同志提及及此，感到深深悼念外，他說：

「這是我們醫務工作者引以爲驕矜和光榮的！」

六十人。下午被蔣軍重機關槍掃傷了他的頭部，他自己包紮好，仍繼續工作。連長要他下火線，

A師S團三連衛生員汪離海，在如皋戰鬥最後犧牲那天，他包紮了本連與其他連的傷員三百

醫務人員傷亡統計表

蘇中南線戰役			漣水兩淮戰役		
職別	傷	亡	職別	傷	亡
衛生隊長	1		醫務員	13	2
保幹室長	2		見習醫務員	76	18
醫務員	26	9			
見習醫務員	106	16			
合計	135	25	合計	89	20
總計	160		總計	109	

他只笑着搖頭，他又繼續包紮好幾個傷員，由於傷口的流血，和一天沒有吃飯，萬分疲憊無法支持工作了，他躺在墳墓後休息，連長幾次要他下火線，他仍笑着搖頭。這時，又打他身邊拾來一個重傷員，他痛苦的呻吟着，流着血，汪聲海同志立即支撐起來，自己頭沉重的要倒了，仍去爲他包紮和止血。由於沒有注意隱蔽身體，蔣軍重機槍對準他放了一梭子彈，他的胸膛被打得像篩子一樣，他把急救包一甩，兩手一張，倒下死了！連裏每個戰友都傷心的想念着他，選舉戰鬥英雄的時候，一致選他爲救護英雄。

B師Y團吳士傑，他十五歲離開爹媽，投奔新四軍起，在連裏已積了九年的紅十字包。自衛戰爭的前幾天，師部決定提拔他，調他回師衛生部工作，命令已經下達，他已準備好背包，不知誰告訴了他，蔣軍已向我進攻，部隊準備作戰的時候，他不願離開多年戰鬥和生活在一起的戰友們，請求不調回師部，他就在第一次宣家堡戰鬥中犧牲了！他是江蘇丹陽人，是一個年輕而又勇敢的醫務員。

技術上的創造

華中醫務工作最傑出的創造，是輸給傷員大量的生理鹽水。由於不斷的經驗總結，已有優異的成功。爲什麼不大量的輸血呢？我問李振湘同志，他說：大規模的輸血，首先要建立許多輸血庫，血的來源主要依靠人民慷慨的捐給，解放區的人民不比歐美人民身強力壯，由於生活的艱辛，一般的人患着或輕或重的貧血病，而傳染病更可怕的流行着，這樣，能用的血就不多了。而最困難的是大規模輸血設備。當然，不是說他們不主張輸血，衛生部齊部長即號召每個醫務工作者輸血給傷員，李部長認爲以千以萬計的傷員，目前輸血只對少數瀕於死亡而又患可怕的貧血

症的戰傷者有其意義。在目前大規模輸血條件沒有具備的情勢下，大規模的輸水是具有實際意義的創造。他們更期望引起各解放區醫務工作者的討論，使輸水工作在技術上達到更高的領域，在醫學的原理求更深的探討。

每個傷員均患着或多或少的缺水病，這是由於戰鬥前後水份供給之不足，天熱和劇烈戰鬥動作後的大量出汗，傷後流血等而促成，因之，輸水工作就迫切的需要着。大量流血及休克（昏厥）傷員更急需補給水份，營養，強心劑及其他，以挽救其微弱生機時在普遍輸血條件未具備的今天，輸水就有効的代替着它。手術前後傷員生理常態的恢復，對整個手術過程及以後的結果，均起着重大的，甚至決定的影響。手術前後合理的輸水，不但直接糾正了缺水病，同時間接調整了生理機能，使恢復常態，至少可使手術過程中某些難免的危險減輕，手術後因手術時的出血，麻醉時的出汗，嘔吐，以及其他原因的影響——長時間的饑餓，寒冷，疼痛等——休克及手術後的缺水症又往往乘隙患顧，而術後立即輸水，即可迅速克服缺水現象，及有效的預防外科休克的發生。

軍區衛生部遠在一九四四年一再號召給每個傷員每日總水量至少三千西西，而手術傷員所需更為普通傷員二倍以上（二五〇〇——三〇〇〇西西，正常人每日所耗加四〇〇西西，餓一餐加一〇〇〇西西，作戰時大量出汗加四〇〇西西，傷後流血加四〇〇西西，手術流血加一〇〇〇西西，手術後出汗，嘔吐〓〓六〇〇〇西西。），但因過去阻礙重重，最低要求亦未普遍實現。自衛戰爭開始的時候，軍衛要求這一工作的加強，雖然困難重重，他們決心以大力集中於手術隊，以求阻礙困難之突破，終於大規模普及理想之實現。

輸水的任務，視手術傷員缺水之輕重，而分術前一次，術前後各一次，或特種傷員多次分給等輸給方式，從靜脈內大量輸給生理鹽水及葡萄糖溶液。

A師在宣堡、如南等六次戰役中，輸水工作效能統計：

輸水總量	1,211,700 cc
輸水人數	460人
平均輸水量	11.687 cc
輸水人數與 手術人數比例	1:1.6人
輸水工作間 之總時間	218小時
輸水人數與 傷員的比例	1:10.51人
使用之輸水器	每次平均四付

幾次戰役中，平均連續廿四小時，最短的十小時，最長的九十六小時，數天連續的輪班工作。幾次戰役輸水總量（如南未計在內），以洋油桶計八十八箱，用去食鹽二十三磅。

大量的輸水，要求着大量的蒸溜水的供給，A師材料科鄭鍾同志改造了蒸溜器，以前每天一個蒸溜器二十四小時製造蒸溜水最多一百磅，現最多能燒三百磅，提高產量三倍，並節省四担柴火，完成了大量的輸水供應。

此外，由于美國反動派大量供給蔣軍近代化武器，在飛機、坦克、大炮、火箭炮、榴彈炮、卡賓槍等火力交織下，構成近代化最殘酷的戰爭，最顯著的特點，炮彈傷比率的增大；從蘇中南線戰役百分之四十五，到漣水戰役增至百分之六十。第一次世界大戰炮彈傷比率為百分之五十八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增至百分之八十以上。換言之，此次自衛戰爭的火力殺傷（不是說戰爭的規模）殘酷性，已近似歐戰！炮彈傷的傷口大，傷口多，他們在技術上，不能不採用躍進的姿態加以提高。第一綫團可以施行小手術的（如止血等），佔全數傷員百分之十，在師旅施行第一期手術（如取彈片、止血、轉給生理鹽水、擴創等）的，佔全部傷員百分之二十；在戰鬥最緊張的時刻，兩個手術組不間歇的進行，一個手術組（兩個手術台）平均一小時能行四個手術，一個醫療隊常連續到二十四小時的手術，兩個手術組一天能行八十到一百個手術。因為手術用具的缺乏，就採取日以繼夜，輪班工作；爲了消除手術之間的浪費時間，事前即把手術傷員準備好（如傷口消毒、麻醉等）。這樣他們保證廿四小時不停而繼續到六七天之久，保證傷員在五日至七天內全部完成初期手術。在技術作業上，並未草率從事，反比以前更加細緻了。他們企圖把每個醫院中質量高的手術師，組織一個特種的手術隊，直屬院部，作流動突擊工作，必要時成爲「野治療軍」，派出第一綫隨軍，第一好處補救手術技藝差的缺憾，把華中傑出的手術師組織好集中使用，在廿四小時以內，可施行一萬人的手術。當然，這只是我聽到尙未見諸實現的一個理想。

爲此，每個醫療隊普遍的提高了收容量，自衛戰爭以前，一個醫院工作人員爲一百人，只能照顧一百五十個傷員，比率爲一比一點五；其中醫務人員只二十五人，一個人治療七個重傷員。蘇中南綫戰役後，一個醫院同樣多的人，收容量增至四百到五百，原擬提高一倍，結果增至三倍，而保證了龐大傷員的治療。創造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們有了這樣的成功。

傷員的迅速轉運

傷員的轉運誠快越好。我們沒有飛機、火車等現代交通工具，但軍醫轉運總站平均每日能轉

運傷員××名，最高每日達×××名，他們怎樣來轉運這龐大的傷員呢？

首先是師旅的第一綫轉運，一般的能在廿四小時內收轉八百至一千傷員，並有着很好的次序。如A師陳耀漢同志領導的轉運站，一開始就從組織上澈底的改造，以適應新的環境需要，雖然該師戰鬥任務最重，二個月內傷員總數為××××人，佔整個蘇中戰役傷員之半，而傷員的運速率也最快。

在整個蘇中戰役轉運路線達五百華里，軍區衛生部直轄大小十餘轉運站（師旅轉運站除外），每三十到五十華里設一轉運支站，每一百里到一百五十里設一分站，運輸工具各師旅多係担架，其次是民船，日夜兼程，途中在各轉運站吃飯、換藥、洗臉、擦澡、換衣，平均每站停留一小時，船行效率能在廿四小時內（除各站停留三小時）走一百到一百三十華里。

這裏特別稱道的是人民為自衛戰爭服務的熱情。在蘇中兩個月的自衛戰爭中，人民前後投入衛生部門服務的達二十萬名，每個轉運站經常有一千名純樸的農夫，在等候運送傷員。縣長、區長、鄉長分別担任着民伕的總隊、大隊、分隊隊長。

下面是比較典型的仇湖轉運站的情形。

仇湖是一個水網的中心市鎮，位於水蕩之中，離前綫一百五十華里，離總轉運站八十華里，有水路可通。

該站組織：設站長、政治指導員各一人，下分四個系統：第一、幹部和重傷收容所，下分為病室、藥室、手術室和管理股，——直屬站長領導。此外，站本部分材料、供給二股和管理科。其次，運輸隊，下分護送、護理、搬運三組。再，即醫療隊，下分登記、換藥、營養三組。不管地方與軍隊工作人員，均有符號區別開來，不讓閒人混入。

政府也有同樣的組織：站長下分三股，第一總務股、牆壁報、器材、通訊慰勞、掩埋、護

送、會計、庶務七個組。第二，糧秣股。第三，民伕管理股，下分上船、下船、伙食三組，和民兵中隊，船隻管理處。集結了一千四百條小的槓船及船主，門板七百個，長凳一千一百條，担架兩百付，經常用的民伕九十名，兒童團四十名。這些物力和勞力，均為翻身的農民，來為自衛戰爭服務的。

在轉運站中心地點，搭成四十間連成的正大方形的涼棚，設一百六十到二百個病床。在涼棚的東西南各築二丈寬的磚砌的碼頭，便於傷員上岸下岸。

一切準備就緒，在七月二十四日，天未明的時候，第一批三十名傷員到了，大家在高度的熱情下開始工作，全部船由運輸隊指揮集結四碼頭靠岸後，即由搬運組——醫校學員十人組成——分別將輕傷員扶，重傷員抬上岸，置涼棚四口處病床休息，然後護理組分別進行給水、換衣服，擦澡等護理工作——開始傷員不多，物資充分，以至全部傷員都補充被服，後來供應困難，全體工作人員將蚊帳讓給幹部和重傷員。登記組分別進行登記，檢查傷票和補填傷票。換藥組即分類進行換藥，在涼棚中設一換藥台，準備好六十套消毒及裝配好的傢俱，平均每人三套，不斷的消毒，不斷的換用，保證二十四小時內不開歇的換藥。重傷員還進行必要的治療，注射T A下等。其次，營養組工作，廚房裏經常燒好六十個人的飯；和每人一菜，一雞蛋湯。傷員一到即由護理組領導兒童團分發，不管輕重傷員，一律送至床前，重傷的還饜給他們，特別重傷的備有流質的飲食。營養組能保證二十四小時內一千四百四十個傷員吃一頓飯。全部工作結束後，由兩個護送組身帶急救包，護送至轉運總站。

從此全體工作人員日以繼夜的十晝十夜無休息的工作。四十間涼棚內有四盞煤氣燈，放出明亮的光輝，工作緊張的時候，有如大都市的鬧市。他們收轉了×××××人。最擁擠的時候，一次到達××名，全部男女工作人員出動，把他們拖到東碼頭；許多女同志在勞動上，是和

男同志媿美的。開始時三日三夜沒有休息，兩個登記員，眼睛紅腫起來，指揮搬運的同志，喊得力竭聲嘶，他們雖然主觀上不承認自己疲勞，他們却是疲勞不堪了，因之，許多經過轉運站的傷員，感動得不願離開他們。

國民黨飛機天天尋我傷員，當飛機找到了涼棚時，兜了三個圈子，但涼棚已空空如也，仇湖轉運站的工作，已經完成任務走了。

負傷的戰友們

在重傷病室裏

「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當我內心充滿着激憤和虔敬的心情，尙未踏進那些負了可怕重傷戰友的病室時，却傳來這樣激昂的高歌，這是誰在唱呢？我走進病室，原來是四邊末位的一位重傷戰友在唱。

「黃琨，黃琨！你不要唱了！」正在爲他注射生理鹽水的身着白色隔離衣的女護士，像慈母一樣的充滿着關懷之情的制止他。

黃琨並未回答，他又把蓋着的被子推開，讓赤裸裸的身體暴露在寒地凍的冬天裏，於是，他又用顫慄的聲音叫喚起來：

「哎喲呢！呀呀呢……我冷呀！連長，看，反動派，反動派，打，打，打……」

女護士立即將被子又給他蓋好，弄得不可能有一點空氣鑽進去，並撫摩他的頭低聲的說：

「黃琨，不要吵了！」

「沖，沖呀！捉幾個活的反動派呀！」

「他是一個排長，因為他腦神經被打傷了，你看見他睜着大大的眼睛，可是什麼也看不見了！他經常神經錯亂，說胡話！在他胡話中，總是忘不了對蔣介石的仇恨！這很使我們感到難過的！」軍醫對我說。

「有一天黃昏，我一個人走進一個副班長的屋子裏，副班長說：『蔣介石把中國出賣完了！』我說：『是的，蔣介石把中國出賣完了，你不要想到這些傷心的事情，安心休養！』副班長却沒有吭聲，我一看才知道他是在昏迷中的囈語！」文化教員張大成，也向我說。

「他們是最優秀的人民戰士，他們在死亡綫上掙扎的時候，還念念不忘記蔣介石出賣中國，進行屠殺人民的內戰！他們這種韌性的崇高的意志，我到前線的時候，一定要告訴所有的戰友，要他們無情的消滅蔣軍！」我憤憤然的說。

這時，我又去看一位叫陳國貞的青年戰士。他的腹部和右手受傷，腸被打斷了，軍醫爲他接一節膠皮管，使他的大便從腹部出來。他的神志比較清楚，他默默無語的安靜的躺着。由於不斷的給他注射葡萄糖等營養料，他的兩頰還保持着年青人特有的豐盈與紅潤，他亮晶晶的活潑的眼珠，神采煥發的轉動着。當我說明來意，代表本報同仁致以慰問的時候，他興奮地說道：

「我的傷很重，也許是不會好的了！在這次戰鬥中（指漣水戰役），我們一班完成任務，可是全都犧牲了！只剩下我了！我們的連不知在什麼地方打仗，我每天都想着他們！」他念念不忘並肩戰鬥在壕壘裏的戰友。

「他們打的很好，把蔣軍從漣水打跑了！」我說，並問他：「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嗎？」

「我家原是解放區，沒有什麼人，不久已成頑固區了，只有一個叔叔在區上工作，也許被蔣介石殺了，我沒法爲他報仇了！」由於他的仇恨他說出了他的遺憾。

「你不要傷心，你的臉色紅紅的，比誰都好！你會好起來的。」我安慰他。

我又去看另一個重傷戰友許德波，他是一個瘦得可怕的小個子人，炸彈震傷了他的神經中樞，他沒有任何傷痕，却比任何重傷戰友要來得嚴重，他時刻處在外科休克（暈迷）狀態裏。似睡非睡的半睜着無光的眼睛，發出濁重的呼吸。我和他說話，他半睜着眼睛，表情都沒有，我只好走了。

最後，我又到另一個房子隔離的重傷戰友劉克忠那裏去看他，他的傷情使人極其憤懣，破片損傷了他全部神經中樞，吃飯，說話，大小便都不知道；全部失去了知覺。他是一個年青的戰士，兩頰深陷進去，頭骨顯得更寬的突出來，深陷的發黃的兩眼呆登登的。喉部被痰哽塞，胸脯起伏着，發出嘶啞的哮喘，動也不動的躺着。他已是無力和死鬥爭，而被死亡緊緊的扼住了！但軍醫同志們不忍眼看着這位年輕的戰友去死，他們想盡一切辦法挽救他，給他注射各種針藥，又使他殘存的生命之活力微弱的繼續着。理智告訴他們，這樣是無法阻止和他訣別的，但革命的感情，本能的却要他們這樣做，能够使一個戰友多在人世留一天也好的呀！

醫務人員對重傷戰友的護理，是無微不至的。每天給他們擦澡、嗽口、洗臉，幫助大小便，換被褥，並移動一次，免生褥瘡，每天饑給五頓流質的飲食，饑給他們水果。一位女護士沈碧華告訴我，她們都是來自各大城市的，在家有父母的溺愛，很愛乾淨，現在能不怕麻煩替傷員做各種事情，比如那位從腹部出大便的，有時緊急的時候，她們用手去接住大便，並不嫌髒，在家裏對父母也沒有這樣過。他們能體恤重傷戰友特殊的痛苦和煩悶，常常給傷員親切的安慰，使他們有勇氣休養下去。在這寒冷的夜裏，每天都有夜班護守着他們。過去曾有一個團謝參謀長，一個營長，兩個醫務員，因負了可怕的創傷，痛不欲生，隊長兼手術師的楊正平同志，將他自己的血輸給團參謀長三百西西，而安定了他休養的決心。當他們傷癒後，普遍的留紀念品（如照片或他心愛的東西之類），對他們戀戀不捨，有的淌着感謝的淚水，不忍離開他們。有的請他們吃飯

，他們得到的慰勞品，要分送給他們。團的謝參謀長臨別時候，握住近視眼的楊奎平同志哭了的說：

「就是今後相隔幾百里，我也要來看你的呀！」

現在沒有專設的重傷醫院，他們救治的數字，我只引證過去東台草堰重傷醫院的數字吧，收容×××人，死亡只×××人。

他們對那些爲人民事業不幸的死者，無不慎重的處理善後，把面孔身體都洗滌得很清爽，傷口重新包紮，並紮好綁腿和皮帶，把他全副的服裝穿戴的很整齊，讓他躺在棺材裏，也保持着人民戰士的姿容，然後召開追悼大會，鄰近的羣衆團體、學校、機關、士紳、村民均前來送葬，他們和醫務員，均帶孝花，備極哀榮，然後將他埋葬了，有時無法召開追悼大會，所有醫務人員即向他致最後的敬禮。

這些純樸的人民的戰士，死後遺留給家屬和戰友的東西，我會看過：他們身無長物，只是捨不得用的和平時期買的花毛巾，或節約下來的一把新牙刷。而他們最慎重珍惜帶在身邊的，是用紙包兩層，又用布包一層，然後做一個小口袋裝好，放在大口袋裏的黨章等黨內文件。六師五十二團張傳龍，是如皋戰鬥解放過來的戰士，沒有拾到後方醫院，即在途中休克而死去，從他口袋裏發現一封未寫完的信：

「指導員：

這次戰鬥，我一定完成任務，服從命令，不撓俘虜腰包，我要求如果打不死，請求參加黨……」

可是，任務完成了，他光榮的死了！

我又在遺物中普遍發現的，是翻開髒了的識字課本，我翻開它：

第一課 我們是人民的軍隊

這時，已是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沉痛的看著這幾個大字，私心爲之悸動，我反覆的默默自語着：

「是的！他們是最優秀的人民的軍隊！」

驍勇善戰的老戰友

首先，我去慰問那些驍勇善戰的老戰友。

「我可以出院了嗎？」當我走過村落的廣場，一位躺在溫暖的陽光下的老戰友，立刻跳起來問我；他把我當成院部來的工作人員了。

另一個麻臉的，從中日戰爭到自衛戰爭，參戰五十餘次的通訊排長鄧邦才，又攔住了我和軍醫，他說：

「排裏沒了我，許多困難的通訊無法完成任務。你們想戰鬥最緊張的時候，那些沒有經驗的新成份，會完成任務嗎？要完不成任務，會給革命多大的損失！所以我要求出院。」

軍醫怎樣解釋，他不同意，弄得毫無辦法。

「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決不是給你做「政治工作」，你應該聽我的話：幾年前我在北方隨軍負傷，成天價躺在醫院裏不做工作，當然是很煩悶的；還有幾天傷口就好了，但我和軍醫吵了一回，硬出院了，出去跑了幾天，傷口發炎化膿，我自己弄些藥酒亂塗一氣，又中藥酒毒，結果又

躺倒被抬進醫院，多住了一個多月才好，你說：怎樣算的來？」

他無話可說，煩悶的走了。可是不一會，他又去支部書記那裏，正巧我又在那裏，他說：

「支部書記，請把組織介紹信把我，過幾天出院方便一些。」

「你別把他，他會不經過院部一開小差回到旅部去的。」我看透了他玩的計策，立刻對支部書記說。因為他曾說過，旅部離這裏只三十里。

周泉是五十二團的，因為新武器等着他，他更一心盼着到前綫去。他說：

「我們老拿着高鼻子（指廣東人）造的槍和湖北條子，不起勁，排長來了慰問信說：我們連裏繳了四門炮，十三挺機關槍，一門火箭筒，一根卡賓，兩根湯姆式，二百五十根美國步槍。美國步槍槍托大，頂好使，排長給我留一根，回到前方，還趕得上這次戰鬥哩！」

十九歲的副班長周輔義，他穿着繳獲蔣軍的卡磯布的黃大衣，他身體茁壯得像一隻小熊，他鬍他的捧住他打傷了的頭，對我說：

「我成天念着我的班，不知怎樣了！新的成份又多，沒有人去領導，想回去醫院又不讓走！」我又訪問許多的幹部，不用說更是念念不忘他的部隊了。這些事實，使我深深的激動。負傷的老戰友們，普遍的時刻想念着人民寄托於他們不可旁貸的責任——贏得自衛戰爭的勝利。他們身在醫院，心却在戰場。

這些老戰友，均經歷了殘酷的中日戰爭和自衛戰爭。他們多來自農村，從他們放下鋤頭，拿起槍桿，投入戰爭的渦流起，每人都有無數的英勇的故事，許多次流出自己的鮮血，構成了他們最光榮的一段生活。他們遍體傷痕，連長答文才，中日戰爭負傷四次，自衛戰爭負傷兩次，當他脫開衣服給我，頭部、胸部、四肢，佈滿了破片的炸傷、掙刺刀的截傷、槍傷的疤痕，大小傷疤有十多個。他和指導員張輝，自衛戰爭負傷剛好十多天，即投入連水戰役，他的肩膀和指導員

的頭上，又負了傷，但他們仍指揮作戰，直到營長來代替才下火線。

來自農村的新戰友

這之間，我又見到許多來自農村的新戰友。

李金唐是蘇中泰興人，蔣軍在廿多天以前來到他們村莊以後，他帶領村人三十名投奔新四軍，他不只一次的快樂的說：

「主力部隊幹得開心的很！」

他是八月參軍的，現已是一位很好的機槍手。當他負傷的時候，還把機槍拖下來。他右手的傷口痛得常使他咬着嘴唇，但他還擔任着經濟委員的極繁重的工作。他不歡喜談自身的英勇故事，他總是對我說，如何計劃把大家的伙食攪好。

薛維成，他是一個短小精悍年約廿五歲的農民，還強烈的保持着農民特有的粗曠純樸的感情。我問他：

「你爲什麼參軍？」

「還要問嗎？媽的個臭×，我就是爲了他（指蔣軍）出來的呀！」

「你是那裏人？」

「泰州人。我們分到了地，反動派也就來到我們的莊子。他們抓走了五個年青人；我還親眼看到隔壁一個十多歲的姑娘，被四個人強姦，大白天呀！你說缺德不缺德？這日子還能過嗎？我們兄弟四個，一齊參加了新四軍。老二是一個獨眼龍，怕新四軍不要，我哄他們說兩隻眼睛都看得見。眼看就要混過去了，發審號的時候，那個該死的連長要試他真看得見看不見；糟糕！試出

來了，又把他退回去了。要不，我們兄弟四個在一個連，你看，有多麼好？」他純樸的樂不可支的笑了。我又發現他是一個非常愉快的人。

他是五十二團一營機關槍連機關槍助手。參加部隊才八天，就負傷了。

「你打仗怕不怕？」我又問。

「我怕啥？」他不高興的反問。

「你說謊，我初次參加戰鬥也有點怕呢？」我又故意的逗他。

「不怕你同志笑話，在家我條是泥腿子，機關槍都沒見過，所以聽到槍響，腿就發抖；現在我們重機關槍就有好幾挺，輕機關槍還沒算呢！還有尺脖子大炮（大概指野炮吧）好多門排在後面呢！我還怕啥？反動派敢來，我們就打他這婊子養的！我已學會打重機關槍，就是班長不讓我打，說我打不準，浪費子彈。」

不錯，不錯！人民拿起了武器還怕你反動派麼？

「你的傷重嗎？」

「我心裏急死了，我請人寫信，說給班長和兄弟，傷好了就回來。可是一隻腿彎一下也不能够，一定殘廢了！」他臉上掠過愁雲，並打開被子，將腿伸給我看看。

「你上着索引夾板，當然不能彎一下呀！」我不竟笑起來；真是一個有趣的傢伙。

「不怕你同志笑話，我啥也不懂來，那天我見人吃藥，我說：「醫生，給我也吃一點，不也就好得快麼？」醫生笑我說：「別胡來，你又沒害病，藥都可以胡亂吃的麼？」不給我。」他搭訕的說。

「打垮反動派，你幹什麼呢？」

「我們還不是回家種田過快樂日子，你真開的笑話。」他說。並快樂的憨笑起來，他又說：

「我們參軍就是爲的這個呀！那能白吃公糧。我們老百姓可不願意呢！」
是的，農民是戀愛土地的，他們獲得了土地，他們將用鮮血和生命去保衛它，不讓任何人搶走一寸土地。

解放過來的戰友

我對昨天與人民爲敵，今天却願與人民爲友，在自衛戰場上，與人民軍隊並肩戰鬥在壕塹裏，並光榮負傷的解放過來的蔣軍弟兄，寄以無限的同情，也去看看他們。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麻臉的小個子廣東人朱照勝。

他是一個身經滄海，飽嘗風霜，勇於追求生存的人，他現年廿七歲，十四年前——十三歲的時候，目擊父母被生活煎逼，無法養活他，便毅然地出走了，投奔陳濟堂部隊充當一名小兵。兩廣事變他會與蔣軍接過火，蔣介石用分化的手段解決了兩廣事件，而他也就被改編爲「中央軍」了。他要活下去，幹「中央軍」也好。

不久，中日戰爭爆發，他便轉戰南京、杭州、武漢、湖南等地，並吃了日本人的子彈，但他生命仍殘存下來。蔣介石穩坐峨嵋山，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時候，他又被投入內戰的渦流。他說：

「你不打也不行，連裏有督戰班，時刻可以槍斃任何人。」

他又負傷了，傷癒後，便又在六十五師一百〇七旅充當傳令兵。這時，抗戰勝利了！十多年來南北奔跑，爲蔣介石賣命。他說：

「沒有裙帶關係，又不是黃埔出身，所以仍當一名小兵。」

他深深的懷念起南國的家鄉來了。他滿想回家一看無人奉侍的年邁的爹媽。這當兒，新的內戰炮聲四起，八月廿七在蘇中分界與人民的軍隊作戰，當他們被包圍殲滅的時候，他想到一切都完了。突然，離他有五十米遠的地方有人喊：

「放下武器吧！我們優待你！」

他對於人民軍隊的疑懼——抽筋、剝皮等——沒有了，他是勇於活下去的人，毅然走到人民軍隊這方面來了。

來到人民軍隊裏，受到朋友般的待遇，沒有衣服和毛巾，我們的戰友就分送給他。而使他最快樂的，解除了過去蔣軍士官辱罵，挨軍棍，時刻有槍斃可能的苦楚。

在人民軍隊裏，一切事情喊着陌生的從不敢想望的「民主」。他們那裏一切事情只喊着「服從」，「絕對的服從」；小兵們敢於對班長或士官哼一聲不平，叫做出風頭，即吃軍棍。這裏士兵可以對班長或排長、連長「批一個評」，或「提一個意見」，這簡直使他驚呆了。這些陌生的使人嚮往的字眼所含的意義，他觀察着，漸漸的懂得了：大家爲了人民事業，在共同的崇高的理想下戰鬥，作爲戰鬥集團的成員士兵，對於自己生活的權益，對於集團中的一切事情，都有過問和發言的權利，正確的將被百分之百的執行。士兵和士官，不是僱傭的關係，他深深的激動了。他向我表示：「你槍斃我也不想走了。」他很激動的對我解釋這件事，他沒有唸過書，非常着急的不知怎樣來表達出自己內心的感念，他把國民黨軍隊和人民軍隊對照，反覆談了有兩個鐘頭。他十多年的漂泊，而今找到了歸宿。從前他是勇於追求生存的人，現在他懂得去追求生存的意義了。他重拿起槍桿，與人民的戰士並肩戰鬥在壕塹裏；在漣水蔣家橋與蔣軍七十四軍交戰。飛機輪番的轟炸、掃射，大炮廿多門排放的轟擊而來，陣地硝烟瀰漫着，塵土飛揚着，輕重機槍慘厲的呼嘯着，蔣軍衝鋒開始了！衝鋒十多次都被打了回去，堅持到下午三點鐘，他們一個班的

陣地，一瞬間就落了二十多發炮彈，班長和他在同一顆炮彈中炸傷了。副班長叫他下火綫，他不願離開，但因流血過多，堅持了一會，只好和副班長說：

「沒辦法，站不穩了，傷好再上來和他們拚！」

他知道我不久即將到前線作戰地訪問的時候，他說：

「見到他們，捎個口信，別掛念，傷好就回來給蔣介石拚！」

第一線服務負傷的人民

在衆多的傷員中，我又發現好幾個服務第一線負傷的人民。漣水王二莊小學教師王永彬，他帶担架到前綫搶救傷員，兩手、喉部、胸部均負傷，並已失去了兩個指頭。他不歡喜多話，對軍醫院免費治療，表示衷心的謝意。我提了許多問題，他時常重複着一句話：

「不怨公家，只恨敵人！」

負傷的民兵丁成龍，抗日戰爭中他即攜着來福槍，和他的夥伴在那夜深人寂的時候，出沒在漣水的河畔，出沒在礮堡週圍，封鎖、圍困、迷惑敵人。守衛着鄉里。日本鬼趕跑了不久，蔣介石的血手又伸進漣水來，他憤憤然的又措起他的來福槍，投入第一綫服務。另一個是卅四歲的中年農夫，他是接到政府的召集令前來服務第一綫的民伕，他同來的鄉親已期滿回去了，由於他和連長、指導員、以及每個戰友，幾天來發生了深厚的友情，他不願離開他們，自動留下來服務。他和民兵丁成龍的任務，每天送三次飯到第一綫戰壕裏，分配給每個戰友。每天送飯，他總要求連長和指導員，帶他到人民軍隊的大炮、機關槍陣地去玩。有時發生戰鬥，指導員拉着他的手，找一個地方隱蔽起來，對他說：

「不要怕，你看我怎樣指揮火力打死蔣軍。」

當他看到殺傷了敢於闖進他們祖先世代耕種的澆水土地的蔣軍，他內心充滿了如何的歡喜
呵！

可是有一天，戰鬥最緊張的時刻，蔣軍一顆炮彈飛到他們面前，民兵丁成龍胸部和大腿，他的喉部和右腿被炸傷了。現在他們的破片已經取出，不幾天縫合即可痊癒了。中年農民黃樹堂傷勢是嚴重的，他的面色蒼白得可怕，但他是愉快的。他說：

「出快是爲了我們老百姓，打傷了還免費給我治療，我不知怎樣來謝我們的新四軍。他們待我真好，傷好後就是腿殘廢了，也要在家做磨麵的工作，搞好後勤，幫助他們。」

負傷的戰俘

我又去看那些負傷的戰俘。據說已達一千人，有的包紮好，對他們說：「請不要再來解放區爲蔣介石賣命吧！」把他送回蔣軍據點去了。重傷無法送回的轉運後方醫治，爲數一百七十八人。人民對他們是憎恨到極點的。一個抬蔣軍的民伕病倒了，一個大嫂子把胸膛一拍，說：

「我去，我徠女將也能抬担架。」

可是她走到抬架前，見是一個反動派，她厭惡的瞟他一眼，發怒了。

「這個我不抬，人家抬自己人，我倒抬個反動派！」

一位老奶奶，聽說要燒水給自己打傷的軍隊喝，她立刻燒了一桶抬來。當她看到却是穿黃軍服的俘虜，立刻要把水抬回去。我們對戰俘也像對被俘的蔣軍一樣，予以寬大，決不報復，並制止了人民對他們的報復，戰傷的俘虜，和我們負傷的戰友，受同樣的待遇，受同樣的治療。

廣西軍一七一師五十二團上等兵賴啓明，我去看他的時候，他一人寂寞坐在廣場上晒太陽，一對渾濁的眼睛呆登登的毫無表情；前額突出，厚厚的嘴唇，很有廣西人的特徵。

「你是解放區老百姓把你抬到醫院的，吃的是他們的飯，穿的是他們的衣，治療是他們的，你對他們有什麼話說嗎？」我問。

「我感謝他們！」他想了半天嚮嚮的說。

「你怎樣感謝他們呢？」一位戰友插進話來問。

「傷好了去給他們種地。」他呆了半天才說。

所有戰友們都笑了。

服務在傷兵醫院中的人民

婦女

「如今婦女翻了身，各樣事情不後人。」男人担架担得好，婦女洗衣也有名；不嫌髒，洗乾盡。洗得好，又衛生，傷兵同志穿上身，心裏感謝婦女們，傷好出院殺敵人。……」——「秧歌調」

婦女們在村邊較密的樹林裏，一邊晒着無數的衣服，一邊唱。

「你爲什麼要給傷兵同志洗衣服？」我問一個拖長辮子的姑娘。

她還保持着村姑們羞怯之態，怕和陌生的男人說話，立刻臉上泛起一陣紅潮，矜嫻的把頭低下去，不理我。

「你爲什麼要給傷兵同志洗衣服，說呀！」我又緊逼着她。

「叫一個會說話的人來說！」幾個老奶奶異口同聲的說。這主意真妙！

「你爲什麼要當新四軍？」拖長辮子的姑娘急了的反問。

「打反動派！」

「你們不打反動派，我給你們洗衣裳，你別想！」她把眉頭一揚，嘴一撇的說。

在另一個地方，許多木盆面前，坐着老奶奶、年請苗壯的媳婦、大閨女，正在「撲刺，撲刺」的搓衣服。

婦救會主任趙蕊蘭，是圓臉粗壯的農婦，她不只領導婦女們攪好後勤，並到前方抬過担架。

她我問：

「那些舊腦筋老奶奶，你怎樣把她們動員來洗衣服的呢？」

「她們的腦筋可不舊了，分地的時候，她們可積極呢！只有一個兩個的，你叫她來洗衣服，就推三推四的，不願意來。我生氣的說：「新四軍也別打反動派了，反動派來了，叫你們把地都還給地主！」她就着急了的說：「我並沒說不去呀！」揣着小板凳就來了。」

另一個婦救會主任更告訴我：她們村裏的婦女都組織了後勤小組，每兩天換一班來軍醫院服務。她們的丈夫或哥哥或兒子大抵都去當新四軍打反動派去了，她們想着自己家裏的人，假如在外面負了傷，沒人服侍，他將怎樣想呢！所以她們對待傷兵同志和自己家裏人一樣，不虧待他們的。她們洗那些血和膿塗滿了的衣裳和紗布（因為節約緣故，一塊紗布要用許多次），都沒有怨言，每個隊（一個醫院四個隊）每天廚房還要派八個婦女幫助做飯，小姑娘即到藥房捲棉花球，以供換藥之用。

「衛護報」上有一則婦女洗衣的短篇通訊：

梁燕芳是一個中年的農婦，她的髮髻高高的在後面翹起來。和她的小胖子——他叫周萬生，戰友却歡喜叫他小胖子。——以及公公和婆婆，均來傷兵醫院服務，兒子做小鬼，公婆在廚房做飯，她在洗衣組洗衣。大家選她做小組長，她常常警告別的婦女：

「瘦子呀！你們都是明白人，新四軍幫助我們翻身，洗衣服還給我們飯吃，二皇（指偽軍）

在這塊的時候——；你們曉得，我不說了。新四軍沒有錯待我們呀！剛過了一會好日子，蔣介石又來了……」

所有的婦女明白，這些話所含的重量，敵偽時期的苦難、奴虐，解放後新四軍帶來的安定和幸福的日子，而蔣軍又娶來了，再給她們奴虐與苦難……。婦女們的心境都沉重起來了。

晒衣服的小麻繩，因為日晒夜露，風吹雨淋，不上兩個月就會斷了，她洗衣服後，總不怕麻煩的把繩子收回來。她不但洗衣服從沒有弄錯，摺得好好的送給傷兵同志，還拿自己的針線和布，為他們補好。

因為工作忙，不能按時到廚房吃飯。有時病了沒吃飯，但她的工作，却從未停止過。她常這樣說：

「彩號對我沒意見，比我吃飯吃得飽飽的還高興。」

民間藝人老苗，將婦女們在後方軍醫院服務的情形，用快板的形式頗富民間情趣的描寫道：

「說起婦女會，實在笑死人，揀着洗衣桶，揀着小板凳；大腳頭裏走，小腳後面跟。前面扭秧歌，後面喊腳疼。來到療養所，個個去慰問；有的洗衣服，有的躑躅門，躑躅門，真笑人，又摸鍋勺又端盆。溼草燒不着，實在急死人，再倒沒命吹，一吹滿頭灰。緊緊弄不好，又怕傷兵同志催……」

兒童

我在後方軍醫院裏看到成千萬的傷員，生活上是由近千的兒童來服侍的，一個軍醫院近二百個兒童在服務。在一個軍醫院裏，我見到一批兒童。最小的九歲，最大的十五歲；他們都是正在

成長的年代，我無法記清他們的姓名，都是紅潤的臉龐，圓的像蘋果，長的像初結的東瓜，尖下頰的像桃子。我又發現差不多每個人一隻耳朵，都帶着一個耳環，說明他們是父母的嬌兒，這些從未離開父母身旁的愛子，今天却遠離家鄉去服侍傷兵，父母放心麼？我問一個十歲的兒童：

「你離開家，爸爸媽媽怎樣給你說的？」

「爸爸出後勤去了。媽媽說：『好好的服侍傷兵哥哥，不要離開他們，貪玩。把傷兵哥哥服侍好了，去打垮反動派，我們才能過日子！』」

這些兒童，歲數雖小，却正如民間藝人老苗用快板描寫的：

「兒童團，歲數小，他有先生來領導。住醫院隨人調，兩條小腿跑得騷（土語即快），拿碗筷，提茶吊（茶壺），各色各樣都辦到。如若傷兵同志要尿尿（土語撒尿），尿壺即刻就提到，朝他被窩裏面送，小手朝他褲襠掏，替人去拿雞（指替不能動彈的重傷戰友），一點也不害臊（土語羞的意思）。我問各同志，主意要明瞭，就是親父母，他也不來這一套。各人下決心，安心休養早點好，重上前線去把敵人包。打倒反動派，各人有功勞。勝利回家轉，太平樂逍遙……」

這些兒童的工作，是極其繁重的。黎明即起，倒便壺，掃地打洗臉水，幫助重傷戰友洗臉漱口。八點鐘去打早飯，並分送給每個戰友；重傷的每天五頓流質，都要經過兒童餵給。吃飯以後，給戰友們讀報、唱歌、寫信、抽煙點火、上街去買日用的東西。有的不願吃公家的飯，每天還要做飯。有時，還要做醫生的助手，晚上還要給戰友們洗腳等。

他們分爲許多組，每組分傷員輕重，六人到十二人，另外，還組織讀報組、寫信組。總的由教師領導。晚上，有時間要進行一個鐘頭到兩個鐘頭的課程。每天每組要向教師作書面彙報一次，兩天開一次檢討會，這些兒童撅着小嘴咕哩呱啦，批評起來，頗爲激烈的。有時鬧不開交，誰是誰非，由教師做結論。他們有專門出版的壁報，作爲批評和表揚的園地。我看到一篇批評的：

「鬼班長（稱他們自己的小鬼班長），我向你提幾個意見：

一、傷兵哥哥起床了，還沒有人打洗臉水。

二、……

起始，兒童們不敢睡在重傷員的病房裏，特別是那夜深人靜，盞盞的一盞孤燈，散着微弱幽黯的光輝，映照着重傷戰友蒼白的臉，和呆瞪瞪的眼睛，以及他們動也不動的表情。這蔣介石加諸於我們殘酷的情景，小兒童稚弱的心靈裏，從未經歷過，而不能不引起恐怖的心境。後來他們終於接受了這種時代的鍛鍊，就敢於廝守着重傷戰友了，他們相信病房裏沒有可怕的魔鬼，可憎的魔鬼是人民公敵蔣介石。

這之間，兒童和負傷戰友有了深厚的情誼。當戰友們寂寞的時候，年輕的想起自己的小弟弟，年紀大的想着他的後代，於是和小同學談心，逗着他們玩，而得到了安慰。有的甚至與小兒童一塊睡，正如對自己親兄弟或兒子一樣，把自己心愛的東西給他。有的更送給他們書包，鋼筆和本子，作爲兒童學習之用。兒童們更將媽媽給的僅有的錢集合起來，去請全體傷兵哥哥的客。有一個戰友高興的跳起來笑着喊道：

「我的小把戲，來……」

我見到許多兒童中，有一個王永良，他蘋果的臉龐上有一塊黑痣。頭戴着小軍帽，身着補過的但很清潔的小短棉衣。他一對天真無邪的眼珠，活潑的溜來溜去。許多輕傷戰友和兒童，都被民間藝人老苗的秧歌吸引看熱鬧去了，而他一個人在病房裏廝守着重傷戰友。

「你爲什麼不去看秧歌？」我奇怪的問。

「來醫院的時候，媽媽給我說：好好的服侍，不要離開傷兵哥哥。我不敢違背媽媽的話。」他說。很規矩的坐在床沿上。

我仔細觀察的結果，他是一個安靜，老成的孩子。

「你知道爲什麼來此服務嗎？」我又問。

「爲了國家，爲了老百姓，我來服務的。」

「你想你媽媽嗎？」

「不想。這裏也是過日子，這裏生活是集體的，有意義一些。」他仍安靜的穩重的說。我又發現他歡喜和大人一樣的深思。

他又說，他有一個哥哥待他很好，現在參軍打反動派去了。他走的時候對他說：「弟弟！不要想我，攔垮反動派，我就回來！」於是，走了！他說：「我很想念他，把蔣介石打垮，國事和平了，他會回來的。」

他和戰友們的感情很好，調動病房，都不願離開他，要求把他帶走。常常深夜的時候，負傷戰友痛苦得徹夜不能成寐，他即起床來安慰他，給他茶和水，去找軍醫，最後給他講故事，直到他安靜的睡着了才睡。他很會唱歌，他更懂得戰友們內心對蔣介石的深仇血恨，躺在病床上無處發洩的苦悶。他就給他們唱「罵蔣介石」。

「你看過特別重傷的傷兵哥哥嗎？」我又問。

「看過的。我看到四班長和排副那樣難過，我想長大一定要爲他們報仇，直到我生命犧牲爲止。」他矮墩的蘋果臉龐，掠過一個堅毅的表情。

「我們把反動派攔垮了，你將來長大還是願意做一個空軍呢？還是做一個音樂家呢？還是和我一樣，做一個新聞記者呢？」我想探問他將來的志趣。

「別的我沒有想過，我只想到爲他們報仇，直到我犧牲爲止。」這就是我們的幼小者的現在的理想！他又深深思慮後，兩手很規矩的放在胸前說。

民間藝人老苗

我在軍醫院訪問的時候，民間藝人老苗和他拐腿的夥伴邱立祥，帶着人民組成的宣慰團也來了。

老苗今年五十一歲，身着長袍，腰束布帶，頭髮斑白，皺紋滿臉，門牙已脫落好幾個了，他已是一個經歷過苦難的長者。過去他是給有產者「苦力的幹活」，他日夜夢寐把生活攪得好起來，那裏有工做，他就到那裏去漂泊着，年月、日子就這樣的打發過去了，年近半百，仍孑然一身，飢寒窮困仍緊緊的扼着他，無喘息的機會。自幼他歡喜民間藝術，做完了工，已疲憊萬分，仍參加玩花船等民間藝術活動。他不識字，却歡喜編戲，然而舊社會扼殺了他的藝術天才，有產者、流氓當權，他的藝術得不到鼓勵，得不到宣揚，因為他是「下賤人」，加諸於他的，只有輕蔑和唾棄。

抗日以後，他衷心的擁護民主政權，因為他歡喜藝術，在縣宣傳隊工作。和平的時候，華中文藝界召開宣教大會，他代表分區裏民間藝人出席，於是他的人民的智慧，人民藝術天才，被詩人、文學家發現了。他得到了表揚，他得到了尊敬。許多藝術家向他請教，講到黃源等作家、詩人請他吃飯的時候，他感到何等的光榮呵！他一顆民間藝人的紀念章，永遠掛在衣襟上，他更熱心他的藝術去為人民服務了。進行土地改革的時候，分得了二十五畝地，然而反動派闖進解放區來了。他悲憤的說：

「他老了，拿槍沒有用了，我決心用自己一張嘴，來鼓動大家去攪垮反動派！」

他經常和他拐腿的夥伴（說大鼓書的）帶着宣慰團，跑遍了軍醫院。在十月裏，他手拿着礮子，帶着兩個兒子和媳婦（這是他的全家）組成的宣慰團，去鼓舞江北負傷的子弟兵，爲了自己

的利益，傷好後勇敢的戰鬥呵！一位戰友說：『你唱的小調，比上政治課還好！』老苗——這名字，是代表江北父老們召喚着戰鬥的一面旗幟。

『久慕，各位戰鬥英雄，今天我老苗來罵罵蔣介石，給你們除除痛，除除恨。』這是老苗的開場白。

『不要吵，不要鬧，聽我老苗來一套，……』於是隨着快板的音節，敲着他的瓷盤，裝飾出一種旋律，他走遍每個病房，坐在床沿上為戰友們說快板。

大家一陣掌聲後，病房裏靜穆下來，他就急促的但又字字清楚的說道：

『說奇文，真奇文，一天到晚肚子疼，肚子漲得不能受，肚子漲得緊騰騰，我心實在怕，醫院裏請醫生，醫生好好摸，搖手不作聲，說我沒得病，肚裏有幾個奇怪人。你問那幾個？聽我說來文：第一蔣介石，第二立夫本姓陳，第三白崇禧，第四李宗仁，第五何應欽，第六宋子文，第七閻錫山，第八顧祝同，第九孔祥熙，第十是陳誠。一言說不盡，全有百十人，貪污無其數，專門剝削人；活坑人，坑死了，那個不恨這般人，……』

這是人民的感情，人民的形式來說明時事的朗誦詩，感到決不是我們職業文藝家技藝所能創造的，為工農兵所歡喜的生動活躍的意象。

再說下去，他更用更多的民間口語，音節自然的說到國民黨如何採取不抵抗政策而招致日本侵略中國，丟了東三省，不久又發動蘆溝橋事變，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當他說到中國共產黨人如何召喚全國人民和各黨派團結抗戰而得到勝利，蔣介石昧良心發動內戰的時候，他的聲音更響亮和更有力了：

『只說中國沒了救，來了救苦救難人，毛主席團結抗戰辦法好，全國都贊成。……蔣介石真氣人，八路軍新四軍功勞沒有存，良心他朝肋巴揣，翻臉來打自家人；帶來了大兵百萬，黎民百

忘我的醫務工作者

在手術室裏

今天，是晴朗的天氣，溫暖的太陽，閃爍着金黃色的羽翼。沐浴着靜謐的村莊。此時，我去參觀那無數戰友生命在冒險的莊嚴工作場所——手術室。

室長首先領我去看手術前的準備。

在一個打掃得很清潔的農家裏，許多戰友，正平躺在一排門板做的，鋪着紅十字的被褥的病床上面。爲了減少手術時的危險，在戰友未進入開刀房以前——特別是重傷戰友——，由於飢餓和失水，他們給他注射足夠的生理鹽水和葡萄糖等營養料。同時，每個戰友將要切開的傷口，用肥皂水洗乾淨，並剃去皮膚的茸毛，然後用鹽水紗布蓋好，上面再蓋上一張潔白的無毒治療巾。最後，注射先期麻醉藥劑嗎啡阿片品，作爲手術室麻醉之預備。

我又走進開刀房去參觀，事前我翻閱過李振瀾同志編譯的外科手術圖譜告訴我：一個正式的手術儀式，應該與宗教的儀式一樣的莊嚴。在這裏就給我展開了這樣莊嚴的場面。開刀房是用潔白的布把房屋的四週和屋頂都蔽擋起來，所有的手術師、助手、護士，都穿着潔白的隔離衣，在

衣帽上均有著紅的「十」字。左邊是消過毒的手術用具台，一個護士拿着大鉗子，準備手術師用那種用具，即鉗着給他。在我面前靠壁的是一個專司登記手術進程和處方的寫字檯，一個護士面前翻開一本大的簿子在工作。屋子的中央擺着兩個蔣軍和我軍交戰送來的，兩頭可以升降的手術台，上面躺著全用潔白無毒治療巾蓋着的兩位戰友；兩個年輕的女護士，在他們的頭部很安詳的坐着，她們整個的臉龐被大的口罩蔽去大半，只露出靈活的眼睛，在閃爍着光輝。她們用麻膠口罩蓋着傷員的口腔與鼻翼，手持一瓶哥羅芳，一滴一滴的滴在麻醉口罩上，並用少女特有的柔和的低聲唱道：

「一，二，三……」

「一，二，三……」她們要戰友也隨聲附和着唱。當唱到三十，或再多一點數目的時候，他們上當了，再也跟不上來，安靜的睡着了。因為麻醉劑從他們附和着唱數目的時候，大量吸了進去。

這時，用小桌抬過來一套用無毒白布覆蓋着的全套手術用具。身着皮圍裙高舉着消過毒的兩手的手術師，走過來輕手輕腳的開始工作。他們才是真正的藝術家，比我們寫小說的人，還要來得肅靜和細心，我們要寫不好的時候，可以整個的兩筆塗掉，他們的技藝稍一疏忽，特別是對頭部和腹部，開刀就會給戰友帶來不幸，或可怕的死亡。他們要去掉腐組織，又要不損害更多的新組織，他們要把傷口擴大，同時又要來得愈小愈好，便於縫合，避免增多戰友的痛苦，尤其要當心細菌的傳染，特別是桿菌，傷員會在幾個鐘頭內得破傷風抽縮痙攣而死，因為沒有破傷風血清（TAT），只有等死亡到來，偉大的革命軍醫諾爾曼、白求恩即是這樣死的。

第一個手術，是青年戰士符玉貴，他頭頂炸傷，手術名稱叫「擴創取彈片」。他全身用無毒治療巾覆蓋着，他的頭部用數塊小的無毒治療巾嚴密的蓋着，並用鉗子把它結紮着，不讓有所移

動，只留傷口四週一——二公分的皮膚暴露在外面，這樣將那些消毒不夠嚴密的手術領域，與切口附近隔離開來，同時防止其他組織不幸的損傷。於是手術開始了。

手術師是一個矮小的有着很深近視眼的楊正平同志，他用很小的手術刀，將傷口切開三公分，小心的用手指試探着破片的所在，然後用夾子把它取出來。他輕聲的說：

「只很小的三粒！」登記者把它記錄下來。

手術師然後用消發滅定粉壓在傷口處，並用鹽水紗布塞進去，把擴大的傷口隔離開來，使可能發炎滲出物，均吸收在紗布上，不致陷於皮下組織腐爛化膿，他在傷口蓋上最後一層鹽水紗布的時候，他又說：

「處方，不換藥，一禮拜後縫合即好。」登記員又在傷員症狀書上寫好。

這樣，一個很大莊嚴的工作，只幾分鐘就結束了，當包紮組用綑帶紮好，符玉貴已漸漸醒轉來，當他知道取出三粒小的破片的時候，他要求給他留作紀念，因為他要永遠記着，這小小碎片是從遠隔重洋的美國運來的。

另外的一個手術台，是三十三歲的戰士史小清，他的右肘關節炸傷，有着一個長約四寸的傷口，手術師是一個年青的龔仁同志，他用手指在洞口裏掏着，有所感，取出一塊較大的破片後，也和上面同樣的手續，敏捷的完結了，他也低聲的說：

「擴創取彈片完結。担架抬走！」

另外抬進來的是一個二十七歲的戰士董如生，他的股骨被炮彈破片打折了，當他被抬上手術台，他緊咬着牙齒，痛楚的呻吟着，可怕的極了。他的洞口有六寸長，並貫穿了大腿。當他進行手術時，同時兩個針管在他皮下注射生理鹽水，另一個女助手時常檢查他的血壓，防止他在手術時死去。近視眼的手術師，迅速的將手伸進傷口裏去，取出彈片，並將他只有助長肌肉腐爛約

四寸長的折骨用鐵鉗子剪斷，他用力的時候，眼睛眯成一縫，牙齒都咬緊了。折骨被取出了，他又用鐵錐伸進去，將剪斷的地方錐平，以免損傷新生起來的組織，發出「喇喇喇……」的聲音。我爲這驚人的緊張冒險工作驚得呆了。我問領我參觀的室長：

「他不會死去麼？即使好了，也不會跑路了吧！」

「不會死的。他的骨折只有一半，好了還可走路的，可能有些跛罷了！說不定剪除的折骨，還可以生長起來，那就和好人一樣了。」

這時，手術師已剪除傷口的腐組織，用鹽水紗布將傷口洗滌乾淨。塞進十多條紗布，然後助手來綁紮石膏繃帶，將傷口固定，並用碘酒在上面畫了個日期。

在那邊一個手術台，是一個二十四歲的戰士陳同生。他右腕關節炮彈炸傷，大腕骨也略傷，只有很少的肌肉聯繫着，一隻手幾乎要脫落下來。當他解開傷口，血流湧着，一滴一滴的落在手術臺的油布上，助手立刻用膠皮帶將腕緊緊紮起來，血停止了。手術師即進行剪除腐組織，結紮血管工作。

「他這隻手是殘廢了，但我們盡量的保留它不截除，從美觀上來講是必要的，也許好了還可以捧點東西也難說。」室長爲我解釋。

此後，手術是在靜穆的莊嚴的緊張空氣中，敏捷而又細緻的進行着。有的開過刀，皮下組織已新生起來，手術只加以縫合，他們只進行局部的麻醉；有一位時刻都在笑着的年輕戰士，看到一根縫針穿過他的皮膚，一針針縫合的時候，神經質的叫喊起來：

「怎麼搞的，我痛得要死呢！」

但當縫好的時候，他從手術檯一躍的就跳下來了。

「担架抬走！」助手說。

『我會跑路，不要人抬！』青年戰士愉快的笑了笑的說，一溜煙的就跑了，傷好了他要重上前線，他是多麼的愉快呵！

最後一位行手術的，是廿一歲的排長龔文友，他被將軍火箭筒射出來的磷火把頭、兩手、脚、胸脯燒壞了，全身三分之二的皮膚被燬，當解開他綑帶，一片片灼傷逞現在我眼簾的時候，我私心悲憤欲淚，全部手術師出動，去幫助那位女手術師洗滌傷口，和剪除乾固油皮，使新生的肌肉便於生長，他們整整工作了一個鐘頭才完結。約等於十多個手術的全部時間，龔排長雖然被麻醉，常常在中途突然甦醒過來，用扯裂人心的聲音悽楚的呻吟。這確是一幅痛苦的圖畫，我們應該記住。

手術到此結束，吃午飯了。我們剛放下碗筷，一位手術師立即說道：

『開始工作！』

下午，手術更以突擊的姿態，不間歇的進行着。同時，有幾個重傷號，這次手術是他們死亡或再生的轉捩點，醫院院長劉振之同志也前來參加，他是一位只有廿五歲，有着一付乾淨面孔的軍醫，他保持着滿口的湖北鄉音，他在外面只經過三個月的護士訓練，一九三八年參加新四軍，他手術的技藝，完全是來解放區培養起來的。

這當兒，抬進營長陳家科來。他現年二十九歲，D師五十三團營長，他的顛骨被炮彈片打折了。年青的劉振之院長爲他開刀，這是一個緊張的冒險工作，因爲陳營長的神經中樞受傷，抬到軍醫院沒有說過話，他的兩頰已深陷進去，在未動手術以前，我會去看過他，他只用失去光彩的眼睛望了我，他一點東西也不吃，他們每天大量輸給他葡萄糖溶液和生理食鹽水，經過很好的護理，最近有了轉機，他說了一句話，『我的帽子呢？』

當手術師打開他的傷口用小的手術刀微微擴大傷口的時候，頭腦是血管最多的地方，血不斷

的流溢出來，他很敏捷的使用五把止血鉗將大小血管鉗起來，血外溢停止了，他即用蘸有很薄的膠皮手套的手指，去採取彈片，幾粒小的破片取出來了，可是他發現顛折骨深陷進腦膜裏，取出它來要擴大傷口，並且是一件非常冒險的手術，任何損傷腦筋，都會給傷員帶來死亡，這位年輕的手術師，深深的思慮了，最後他問助手：

「血壓如何？」

「良好。」

於是，他下了決心，擴大傷口二公分，並將阻礙顛折骨出來的顛骨用鉗子擴大，試探顛折骨是否活動，這時他的助手和其他手術師護士都吃驚的看着他，但他輕輕把折骨拿出來了，就在這時，一種液體流溢出來，一位護士不可抑制的吃驚的說：

「腦漿流出來了！」

年輕的手術師雖然自信沒有損傷腦膜，也本能的大大吃了一驚，因為誰都明白，腦漿流溢，傷員即嗚呼哀哉。但他立即發現這是隨折骨流出來的膿液，鎮定的說：

「別胡說！」

然後他用細線結紮好血管，取落止血鉗，排除了濃液，又用鹽水紗布把傷口隔離開來，最緊張的以生命冒險的工作，就此結束了。最後包紮組包紮好，情況良好，陳營長仍呼呼打着鼾聲。當手術完結的時候，我問他：

「陳營長有救了嗎？」

「假如傷口不發炎，不繼續化膿，不幾天即可縫合，他是有救的！」他熱誠的說。

五天以後我聽說陳營長已經開始不滿意他吃的流質飲食，他感到餓了，感謝老天，他是好了。

他們又進行幾個斷腸的重傷手術後，工作完結，黃昏已經來臨了。

我整整一天觀察他們手術的結果，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他們是進行着一件從死亡手裏把負傷的戰友奪回來，而給於他們再生的崇高而莊嚴偉大的工作，這只是我在華中軍醫院中攝取的手術工作的一個鏡頭，在蘇中南線和漣水戰役後，戰鬥最緊張的時刻，一個手術隊（兩個手術組）廿四小時，能進行一百個手術，他們輪班日以兼夜，不間歇的進行至五天五夜之久。從自衛戰爭以來千千萬萬負傷的戰友獲得再生，而重上前線。

任勞任怨爲傷兵服務

「一根那個花棍呀……一條心嚮……工作人員真認真嚮，一天到晚呀……不得閒……工作人員真能幹嚮！哼啊喚咳嗽，咳嗽，工作人員辛苦了來，喚咳嗽，咳嗽……」——「山東打花棍小調」。

以上是負傷戰友周文同志在後方醫院裏，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感念醫務工作者，而作或抒情表現的歌。

前線戰友們負傷來到後方醫院的時候，內思想感情的變化，是極其複雜的。他們的四肢，或胸部，或頭部負了可怕的創傷，特別是死亡邊緣掙扎的人，發自生理的本能的呻吟，煩燥，苦悶，……交織成一片痛苦，有的甚至想打罵醫院工作人員。

但是任勞任怨的醫務人員只自己檢討：

「還是傷員變壞了呢？還是工作沒有做到家？」

回答是：應以革命大家庭的階級的愛，無微不至的去安慰和關切傷員。儘可能的滿足傷員的要求，應真切的迅速的解決傷員主要的困難，如換藥、吃飯、溫暖等。他們認爲傷員的發怒，打人罵人，總是有原因的，應該追求原因，尤其應該首先原諒他們。

我在幾個醫院中，碰見許多穿白色隔離衣的女護士，我第一句總是笑着的問

「你吃過傷員的棍子嗎？打你的時候，你跑不跑？」

「我沒有挨過打，有時傷員生氣要打我，我不但不跑，反笑着走過去，他就不好意思打你了。你跑了，除非你永遠不去見他，要不，你第二次去，更恨你入骨，不當心才吃棍子呢！」一位胖胖的女護士回答。

極爲繁重的護理工作

每個戰役以後，成千負傷的戰友抬到後方醫院，登記後分頭部、胸部、腹部、四肢，抬進各種類別的治疗病室。有着嚴重傷情的，爲了進行特別治療，則抬進單獨的隔離病房進行急救。

所有負傷的戰友，剛進後方醫院，抱了很樂觀的想望，以爲一定可以用什麼特效藥，解除創

傷的痛苦，但藥物療法，注射嗎啡等也好，人工療法按摩、熱敷也好，解除痛苦是極其有限的。又由於經濟困難的情勢下，衆多的傷員，物質供應也是難於滿足原來的想像。這樣，成了規律的普遍引起情緒的不安。醫務人員觸手的工作，就不單是技術工作，必須很會做『政治工作』，一面親切的安慰他，一面使他有人民戰士的清醒的理智克服痛苦。一位重傷的戰友經解釋後，笑着說道：

「你說的話，和我們指導員一樣，我可以把生命交把黨，這點痛苦又算什麼呢？」

不開歇的醫務工作開始了，換藥、注射、擦澡、換衣服、洗去傷口血漬等，一個醫務員要保一天內完成三十名輕傷，或二十名重傷。他們是從早到晚，忘記了吃飯和睡覺，有時還要負傷戰友提醒他們：

「你還沒有吃飯呢？」或「你的眼睛紅腫了，該去休息了！」

有時由於傷員的被褥補充不夠，醫務人員將自己的把與傷員，這情形是多得不勝枚舉的，有的傷員過意不去，一定要退還他，但總是被拒絕了。

護理療法也是醫務上一項重要的工作，醫學書本告訴我：「這是幫助自然加速走完它的途程」，即可早日痊癒出院了。因之，那些穿白色隔離衣的男女護士們，最爲忙碌了。每個人要照顧輕傷三十人，或重傷廿人，時常忙得中飯和晚飯一起吃，有時還吃冷飯。有一天早晨，我自信起得最早，當我踏進護士們的宿舍，他們已集合在寒冷的院裏，在進行朝會了。

「爲了緊縮時間，我提議起床就開朝會。」一位穿白色隔離衣的男護士說。

「同志！我不同意，這樣會弄得大小便都沒有功夫了。」一位女護士立刻反對。

大家都哄笑了。這笑話，倒滿可以說明護士們緊張的生活。接着，每人報告各病房的病情，加以簡單的討論，確定治療法，於是散會，各人拿着他們的傢伙——藥盤、紗布、碘酒、針藥等

上病房去了。

每禮拜有兩次學習討論會，她們從實際中學習，將每人在治療中所遇到的困難，而加以熱烈的討論。她們學到的東西，立刻應用到現實中去。

我跑過幾個醫院的許多隊。見到許多護士們中，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後方醫院二隊二病室范書靜同志。她是如阜人，現年二十四歲，從她嬌小而圓圓的面龐和小小的身段看來，却像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她見人歡喜抿着嘴淡淡的一笑。一位因為值夜班白天躺在床上睡覺的女護士指着一個零亂不堪的床鋪告訴我：

「她是忘我的工作，全心關懷着傷員，你看她的內務！」

這時，范書靜走進來了。我即和她攀談，知道她從自衛戰爭起，經過她護理的負傷戰友，而「幫助自然加速走完它的途程」而出院的，為數已經六百餘人。她過去曾四十票當選為「模範醫務人員」，爲了證實她是否一心爲了傷員，我仔細她對自己的生活如服裝之類，雖然是不照顧的，她沒有時間去照顧這些，在我和她談話的時候，好幾次戰友派小鬼來尋找她，她說話很快，恐怕想早點結束這場談話。我很知趣，不應妨礙她的工作，我關了本子就和到她到病室看她做些什麼。我走進病室，首先給我的印象，清潔和整齊，手巾排得很均勻的晾在一條繩上，每個戰友頭上，有一個鐵牌子，上面寫着姓名和傷情。我參觀了許多病室，毫不誇張的說，它是最清潔整齊的。這病室躺着有廿人。

「我氣喘，心裏噼噼噼噼的跳，只發急，」一個負傷戰友對她說。

「好，晚上我給你打針！」她緊皺着眉頭，撫摩着負傷戰友的頭說。

「你喝嗎？」她又問另一個瞪着眼睛望着她想說什麼的戰友問。

「好的！」

她立刻拿來一碗開水，接上一根蘆管餵給他。因為這位戰友手打傷了。

「你對她服侍你們，有什麼意見嗎？」我問。

「她服侍這樣多的傷員，比別的護士好。誰能對她有啥子意見喲！她的好處可多着嘛……」
負傷戰友仍保持強烈的四川鄉音說，並看看她，滿意的笑了。緊接着他就準備好姿勢和我訴說她一連串說不完的好處。

我已得出一個結論「好處說不完」。最後，我打斷他的話走了，仍去看范書辭做什麼。她正脫了鞋子跪在一個負傷戰友面前。

「還要幾天開刀，我害怕！」負傷戰友像對母親一樣的看着她的面孔說。

「不，開刀後才能好的！」她用充滿着溫情的聲音說。

「我的背後在通氣了，一定是混蛋醫生給我開刀開壞了。」她旁邊的一位打穿了肺部的負傷戰友，滿腹懷疑的看着她說。

「不是開刀開壞的，相信我，懂嗎？」

「嗯——」負傷戰友抽了一口氣。

「吐血麼？你晚上能睡着嗎？」她又緊皺眉頭的問。

「沒有，只咳嗽，睡覺比以前能睡了。」

「是呀！快好了呢！不要着急！」她嬌小的圓圓的面龐，抿着嘴微微一笑說。當負傷戰友傷勢有了起色，她內心充滿了如何的愉快。

「我今天吃了三個饅頭，還沒吃飽！」另一個戰友感到自己傷勢有了起色，樂不可支的也向她說。

「是的，你沒有吃飽，多吃一個呀！」她也被這位戰友歡喜的表情所感染，快樂的說。

於是，這個戰友更快樂的哼起小調來：

「和平呀來到……」這是一個追述我們怎樣相信和平，而蔣軍却大兵殺將而來，人民被迫自衛的歌。

「我的娘呀！痛呀！把石膏綑帶給我解開！」這當兒，角落裏另一個負傷戰友又怒喊起來。她又走過去一陣解釋，當這個戰友安靜下來，另一個又向她提意見了：

「我今天吃兩個圓子，真好吃，還想吃！」

「我明天叫她們給你做，懂嗎？」

「我不吃肥肉！」

她簡直不能離開病房，在痛苦中掙扎的戰友，只要見着她，即感到人類的溫暖，感到了階級的愛，而忘却了痛苦。

「他們和小孩子一樣！」在向另一個病室的路上，她向我說。

她的工作是相當忙碌的，她必需做的事，我爲她刊一個工作表（也是一般護士的工作）：

（一）每天檢察病情。試體溫，檢查呼吸和血壓的快慢。將病狀報告給軍醫。

（二）了解大小便，確定消化營養的情形。確定是否需要注射生理鹽水，和葡萄糖等營養料。

（三）保證每個負傷戰友每天喝三千西西的開水，和服三次消發滅定粉。其次，不能吃的戰友，以陰敷牛乳、流質，或用牛乳和奶粉，米湯灌腸。

（四）有些戰友，要加重特別護理。（1）每十五分鐘抬高患肢，使血脈流暢；（2）每天一次物理護理，如用火酒擦，熱敷去感化表皮細胞，使充血輸散，使滲出物的組織液，不致存淋

巴上，而消去浮腫；（3）按摩，和以上理由相類似，使血脈流暢，減少傷員的痛苦。

（五）手術前的護理，檢察病情，譬如肺病，或心臟病的戰友，開刀時麻醉，縮病用哥羅芳，心臟病用以××。對這樣病情的疏忽，手術時死亡即會頻頻降臨。另外，瀉腸，使胃裏的東西沖洗乾盡，免致流動傳染，發生氣管支炎等。

（六）手術後，戰傷者傷口固定，另一方面又要幫助其它肢體被動（即用人工）的活動，以免僵直殘廢。

（七）每值夜班，要發給戰友三次或四次開水。夜班有時要工作到第二天中午，換言之，工作十八小時，休息六小時。

（八）其他……。

有時，負傷戰友沒有被子蓋，她即把自己的被子把與他，而影響別人也這樣做。當齊部長號召獻金、獻藥、獻血的時候，在大會上首先獻出她的血（D型），拿出她僅有的一千塊錢，推動了其他人熱烈的響應。

常常深夜裏，負傷戰友感到生命絕望的時候，向她哭泣的說：

「我不會好的了！」

她卻親切的安慰他，鼓勵他去和死鬥爭，正如和敵人作戰一樣的去搏鬥。

她了解戰友最高興談他們前綫勇敢的戰鬥，常去和他們閒談，她又講些故事給他們聽，使他們忘却痛苦。

當戰友們傷好重上前綫，還念念不忘，戀戀不捨的給她寫信來。我讀過一封一師三旅九團三營七連孫立財寫給她的信，他用士兵的語言，訴說着難於忘却的感謝，並告訴她：他們如何解決國民黨一個軍，作為對她的謝禮。最後，戰友說：現在打仗很忙，沒有時間把信寫好，而請她原

諒。

關於她，她們的報紙上，有着一個題爲「刮刮叫」的快板。

「范書靜刮刮叫，工作模範真不孬，愛護傷員如同自己把眼保。天氣冷，她心焦，急忙回家去把被子抱，送給傷員去蓋好，同志們會想到，她這種情形已經三次了，看到傷員患貧血，自動輸血，打報告……」

冬季創模運動

在我訪問軍醫院的時候，「冬季創模運動」正大力的展開。在第一後方醫院第一隊，召開「冬季創模運動大會」時，男女護士們，軍醫們，事務工作者，每人帶着花，講演，會餐，跳舞，唱歌，當時她（或他）們工作的狂熱，是達到頂點了。小鬼、醫務人員，炊事員互相挑戰，室與室挑戰，隊與隊挑戰。別的隊也不示弱的回答他們。

挑戰書主要的內容：收容大量的傷員，傷員下來一天內保證把藥換好。此外，加強對傷員的管理和解釋。再，愛惜公物，以及炊事房把伙食攪好。……

在第一後方醫院，更提出六不怕：不怕傷員打，不怕傷員罵，不怕天氣冷，不怕髒，不怕疲勞。他們不只創造個人的模範，並創造集體的模範。有一個隊，因爲沒有傷員可收，再再請求上級分送一些傷員給他們，李部長生氣的說：

「沒有傷員，我不能把沒有負傷戰士打傷，給你們抬來呀！」
模範工作者在湧現出來！

第七後方醫院三隊保管員田青迪同志，她一天洗四十三頂帳子，沒要人幫助。第三後方醫院

二所小廚房炊事員郭吉方同志，他單獨做四百名傷員的飯，平均每天要做千餘斤麵粉。第六後方醫院醫務人員胡蘭芬等六同志，眼看負傷戰友躺在沒鋪棉花的門板上，她們下班便光着腳到水塘裏去撈蘆花，克服了物質條件的困難。在第一後方醫院姜繼生爲了滿足戰友要求，預支了津貼，買香烟和黃梨給他。

第二後方醫院，混名叫老大姐的朱蘭芬，因爲她對重傷員的護理，喂飯等，像姐姐待弟弟一般，而得到了傷員的尊敬，戰友大便不能躡着解，她用自己的背抵住他的背，有一天這樣幫助戰友大便，達兩小時之久。有一個戰友沒烟抽，她將自己津貼全買了烟給他。

第六後方醫院照護員王超，她才十四歲，服侍二十多個戰友。人很小，提着鉛桶拖到地，掃起地來掃帚柄頂胸口，一天到晚兩條小腿不停歇，一時茶來，一時水，整天不離病房。天不亮就起來給傷員打洗臉水，不能動的重傷戰友，個個細心的替他們洗。當她要調到別的病房工作，原來的戰友着了急，其它病房則爭着要她去，終於要抽籤解決。她在病房裏，一天掃三次地，對戰友好像親哥哥一樣。許多負傷戰友都伸着大指頭嘖嘖稱讚她說：

「人小做事不小，呱呱叫。」

第一後方醫院戴玉昌同志，他照護十個重傷員，其中有個不能大小便的副排長，被漲得難受時，一夜要大小便三四十次，小便壺剛拿下，又要大便，幾乎一夜沒有睡覺，他一直侍候他，第二天指導員見他疲憊不堪，勸他到輕傷病房，想使他恢復一下疲勞。他却斷然的回答：

「不調！」

緊張的工作也同時影響了過去不積極的同志，×××，他現年十五歲，但却成爲茁壯得不像一個小鬼了。護士們說起他不久以前小孩子脾氣，真使人咋舌，給傷員扯談，可以忘記工作；有時他拿着藥盤去換藥，見人玩，他即忘記一切的去和人玩去了。現在他已完全變成另一個人，開

刀時他把所有的傷員措回去，到下午還未吃中飯，有人叫他吃飯，他說：

「我不餓！」

我對這有趣人物，走去和他攀談，當他知道我是新聞記者，向我做一個鬼臉，拿起他換藥的傢伙一溜烟的跑了。

十二月十五日

跋

我在短暫的十五天中，對華中軍醫院作一巡禮。目擊千萬的負傷戰友，他們身在醫院，心在戰場；目擊醫務工作者，以英雄的姿態忘我的工作，而完成現代化戰爭帶來衆多傷員治療的重負；目擊成千婦女兒童投入軍醫院服務，……這些情景，是極其感人的。我非常激動的心境中，在我馬倥傯東奔西跑的隨軍中，倉促完成此稿（從採訪到寫作共計一月），爲此，不能刻劃出軍醫院中宏偉的動人的畫面，內疚殊深；然而已大體作一概括的報導，所以付印了。

這本書獻給敬愛的光榮負傷的戰友們，和榮獲華中軍區獎狀的醫務工作者，聊表我們新聞從業者，對你們衷心的敬意。你們在自衛戰爭中，獲得了無比的光榮呵！永無疆！

華記於蘇北軍次

十二月

正 誤 表

頁	行	誤	正
二	第十一行倒數第十一字	轉運後方的約二萬左右	轉運後方的約一萬左右
二	倒數第五行倒數第五字	負責轉運×包榮	負責轉運和包榮
三	第十一行第一句	國民黨的封鎖	由於國民黨的封鎖
三	倒數第一行第十六字	已越萬餘人	已越二萬餘人
四	第二行倒數第十二字	對於我們是可以克服的	對於他們是可以克服的
六	倒數第六行倒數第六七兩字	不斷的經驗××蓄	不斷的經驗的積蓄
七	第六行倒數第十二字十三字之間	以挽救其微弱生機時在普遍輸血條件	以挽救其微弱生機時，在普遍輸血條件
十	第五行第二字	的○運速率	的轉運速率
十八	倒數第七行倒數第十一十二字	××贏得自衛戰爭的勝利	必須贏得自衛戰爭的勝利
二十五	第三行末字	治療是他們的×	治療是他們的錢
二十六	倒數第十一行第二十一字	担架担得好	担架抬得好
二十六	倒數第八行第七字	較密的樹林裏	鬱密的樹林裏
四十五	倒數第四行第十二字	她內心充滿了	她內心充滿着
四十六	倒數第八行第二十二字	我為她刊一個工作表	我為她列一個工作表
四十七	第三行第七、八兩字	心臟病用以××。	心臟病用以脫
四十七	第四行第五字	沖洗乾盡	沖洗乾淨
四十八	倒數第五行倒數第五字	再再請求上級	一再請求上級

在傷兵醫院中

民國卅六年四月出版

著者
出版者
發行者

哈

華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總分店：
膠東

渤海

魯中

魯南

濱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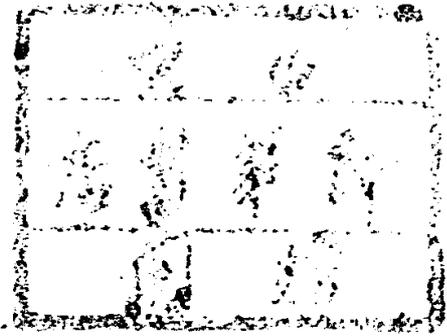
分支店：
日照
莒縣
莒萊
沂山
沂山
博山
樂陵
平邑

諸城
煙台
牟平
秦南
萊蕪
南皮
曲阜

大店
威海衛
高密
蒙山
泰安
濰縣
泗水

臨沂
龍口
膠縣
沂東
蒙陰
博興
麓水

藏馬
文登
牙前
沂中
無棣
費縣
滕縣



13.127

94.98

51

8 U 1 3